

往事情怀

重拾旧信

文/李 晓

去年秋天，85岁的爸爸从老街启程，驾着白鹤，去了遥远的云端。我的眼睛可以凝望到那个地方，我相信，他也可以凝望在大地的我。我们相互凝望，这是尘缘未了，思念无尽。云卷云舒中，那里有爸爸翻动时光书页的声音，一篇一篇打开我们在尘世里相遇的那些篇章，琐碎平淡，也炙热心肠。在我的私人抽屉里，其中有一封字迹显得模糊的信件，那是平时面容忧郁感情内敛的爸爸写给我的掏心话。1998年秋天，那一年爸爸61岁，我29岁，是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，在一个小镇单位工作，对文学狂热，遇到了报刊的黄金年代，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，稿费几乎超过工资，我狂妄地认为，我可以辞职去做专业“作家”了，凭写作供养一个家的柴米油盐，供养我的精神生活。但爸爸坚决反对，那个秋夜，夜风微凉，爸爸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。我读了，也止住了我任性的冲动，直到而今，我在一家小单位包浆漫漫的老房子办公室里谨小慎微地工作着。写作，只是我在这个世间情感的内分泌。

爸爸写给我的信

儿子：

爸爸给你写这封信，是想跟你说说我的真实想法，毕竟，我比你年长32岁，吃的盐比你多，见的世面比你多。

得知你要从单位辞职，去从事你的文学事业，我和你妈妈这几天晚上都没睡好。你妈妈梦见你露宿街头，脚上连袜子也没穿，梦见你趴在桌子上写作睡着了，你的头发长得好长了。你妈醒来后，我还劝你妈妈，你要相信我们的儿子，他去搞文学，文学绝不会亏待他，文学可以养活他，让他过得好好的。



人生絮语

你的故事，我的酒！

文/杨 芳



有的地方不缺故事，或动听，或惊恐，或感动，或凄凉。讲故事的时候少不了酒。或深情，或气愤，或愉悦，或忧伤。

印象中，从古至今，人们似乎是离不开酒的，尤其是那些有所成就的。历史上的文豪们多是嗜酒的，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醉不复知酒家”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诗仙李白，在酒诗醉话中，高扬生命的激情，痛快淋漓，天才极致；英雄虎将更是酒铸剑胆琴心，好汉武松景阳冈上豪饮十八碗好酒，醉意朦胧中徒手打猛虎，传为佳话，世代留名；现代社会酒更是人情世故，迎来送往间也都少不了酒桌上的潇洒酣畅；即使寻常百姓，也会“愁来饮酒入酒即消融。好花如故人，一笑杯自空”，由此来看，酒这种透明的液体，对于人来说真是好东西，浅斟低唱间不负壶中岁月梦里功名。

人多的时候，推杯换盏，一边喝酒，一边豪言壮语；一个人的时候，闷酒一杯，一边喝酒，一边泪流满面。什么时候，喝什么酒，和心情有关，和故事有关。

你有故事，我有酒，你把故事讲给我听，我酒还没斟，却让我先醉了一场。醉人的不是酒，是故事。

在准格尔旗的酒局上有个“总分总”的喝酒模式，就是先和在座的所有人喝一杯，即第一个“总”，然后挨个来一杯，即“分”，最后，再和所有人干一个，即第二个“总”。这样一番操作下来，哪能轮上听故事，没有事故就不错了，的确，醉人的不是故事，那就是酒了。

酒和故事，自然而然的，就算分开了，也有人把他们凑合在一起。酒纯故事近，酒烈故事浓，酒醒，故事于心，远近无人懂。

我想多点故事，换以后的酒，余生太长，我怕太孤单，我努力让故事多点，精彩点，浓烈点，换以后的烈酒，因为我怕老了以后没故事，你不会携烈酒而来，更怕，你有醇香之酒，我却无故事。

酒有浓烈，故事有起伏，用世俗的心去品酒，用淡然的心去听故事。

儿子，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那些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，我都剪贴下来保存着，有好大一本了，留在我这里做个纪念，那是你辛苦劳动的果实。我说给你的这些话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你也可以跟我谈谈文学，你写的东西，我现在还能够读明白的。

爸爸

1998年11月9日